

往事如昨

老尹大娘和她的四个女儿

尹浩洋

一

“老尹大娘”娘家本姓王，是大沂蒙苍山县兰陵人。自从她嫁到尹家之后，她就被人称做“老尹大娘”。在她丈夫离世将近30年后，她也是所有人口中的“老尹大娘”。年轻时她生育女又早又多，到晚年间“老尹大娘”就成了尊称。

老尹大娘夫妻俩传统观念都很强，极希望多生儿子，将来发扬光大他们俩预定的“伦昌堂”梦想。孰料在长女出生后，中间只生了一个儿子，接着连续又生了仨闺女！夫妻俩干脆将最小的闺女起名叫“改儿”。别说！真有效，后面连续生了两个大胖小子。如果不是中间夭折了俩孩子，她的孩子应当是9个。

我是她最小的儿子。

二

我很喜欢看电影《苦菜花》。

因为感觉不光外形像，电影中“母亲”的角色简直就是我母亲的影子：女人所有的美德她都具备，男人们经受的所有苦难她都承受得起。即使到了晚年她背曲腰躬，我也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身影，她满脸皱纹的笑容是对我最高级的奖励。

没上学时我就懂得这奖励有多快乐了。母亲在街道上居委会的组长、片长，要为大家义务忙碌很多事情，而我从小就可以帮助她，帮她“传通知”，帮她招呼人。尤其是可以帮她写稿写字办街头小黑板报，因为我愿意听街坊邻居议论“这是老尹大娘的小儿子？没上学就会写粉笔字？聪明呐！”

父亲去世那年我才5岁，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们7个兄弟姊妹都拉扯大了后，1991年春节在睡梦中安然去世。邻居们说：“老尹大娘一辈子积德呀！临走都不给儿女们添麻烦！”

三

我大姐生了4个孩子，当我抱着她最小的女儿在街头炫耀时，大姐走来从我手里接过孩子。街上的人见了都说：“啊，小闺女的姐姐来了！”真的，漂亮的大姐一点儿不像4个孩子的妈妈，她那时还留着粗黑的大长辫子！

大姐不像穷人家的孩子，她有着与生俱来的华贵和典雅，这和她爱她的丈夫有很大关系。看了电视剧《父母爱情》后，我觉得男主人公就是按照我大

姐和大哥夫塑造的人物形象。印象中，做过军人的大姐夫甚至从来没有高声喊过大姐的名字，总是柔声地叫她“月华”。

大姐不光在她家说了算，在我们大家庭中她也说了算。1978年，我考上大学后她回家贺喜，看到母亲在暗暗落泪，母亲为我上大学要缴很高的学费犯愁。

“有兄弟姊妹帮呀！”大姐胸有成竹，她发号施令让全家人立刻赶到母亲身边开会。“别说结婚没结婚，别说困难不困难！每个人每月拿出两元钱帮小弟上大学。他是咱全家的光荣，打听下咱七街八坊的，有考上大学的么？！”

打那以后，我每月都能收到由小姐代笔、以母亲名义汇来的10元钱。握着这笔钱，我大学期间即使买个信封牙膏都要记账——我怕辜负了全家人的心意。

当然，每年寒假也有不用记账的时候，别人给压岁钱都是一元两元地给，大姐每次都是给我50元的压岁钱。我说不要，大姐夫就帮腔：“快收着吧！你大姐都攒好多天了，就等你过年回来呢！”

四

二姐泼辣能干，这和她“兰”的名字极不般配。

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每年暑假都和二姐在一起度过，那时候不叫勤工俭学，反正是得跟她干活。二姐吩咐我跟她去干杂活总是理直气壮：“这大小伙子不干活哪能行？”她是我们家唯一的没有工作但又什么活都能干的人。我跟着她在烟台衡器厂刷油漆的时候，真是由衷地钦佩她的手艺。

二姐容貌同大姐一样漂亮，但绝对是泥里来水里去摸爬滚打样样行的主。即使后来年龄大了，她也照样骑着一辆“小木兰”从西边发电厂的锦绣家园小区到东边海滨，为大哥和我送她自己蒸的杂面馒头，她说血糖高的人最适宜吃这个。我和妻子最后给她下了“死命令”，我们去你家拿，不准再骑车出来了。

要知道，二姐快80岁了呢！

五

我的外甥姜涛到现在还保持着一个习惯，晒一些我最爱吃的萝卜干送给我。

这习惯本来是我三姐的。三姐活着时，每年必送我的礼物——她其实并没当成礼物，就是萝卜干。三姐觉得，小弟喜欢吃的，她就要精心去挑选、购买、刀切、晾晒……她从来不挑选大萝

卜，只要小点儿的。她说，因为这样才能使每条萝卜干都带皮儿，都有“咬头”。

三姐不愧叫“巧儿”，什么歌儿都会唱，我的音乐天赋完全是三姐熏陶出来的。后来，我采访《情深谊长》的原唱邓玉华时，我说自己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“五彩云霞天上飘，天上飞来金丝鸟”，后来上台独唱的第一首歌也是她的“太阳出来照四方”。邓玉华高兴地说，你那时还是个孩子呀！

是的，第一次登台我才5岁，孩子才喜欢唱歌啊！三姐把她所有会唱的歌儿都教给我，当年很流行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是她的最爱，里面所有歌我都跟三姐学会了。

没结婚时三姐遭遇过一场车祸，她从拖拉机的车轮下面毫发无损、脸色苍白地钻出来时，所有路人都惊喜地安慰她：“小姑娘不要害怕！你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呢！”

可是，和新中国同龄的三姐却最早地离开了我们……

六

四姐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姊妹，这个我的小学老师都知道。

上小学第一天，我就因为不安心听讲被严厉的语文老师——一个干干瘦瘦的老头儿提溜到教室外“罚站”。面对着语录墙，老师说：“什么时候把语录能背下能写下，什么时候回教室！”

经过的老师和同学都同情地看着我，我却丝毫不惧地念了三四遍后一边背诵一边给语文老师默写了出来，只是把“残酷”的“酷”字背成了“残告”。尽管如此，我还兀自骄傲地说：“俺小姐告诉我，不会念的字可以念半边儿！”

是的，四姐不仅是我干所有家务活儿如挑水、买菜、送垃圾、挖黄泥、倒浑水、买煤、拉风箱的“最佳搭档”，闲暇时间还教会了我她认识的所有汉字和算术。实际上，她小学都没念完就下学了。

到现在为止，我只要取得任何一点成绩，四姐都比我自已还高兴。每次我新书首发的时候，总是能看到四姐满面红光地出现在现场。

四姐是有缺点的，最大的缺点是从不跟别人说我的缺点。比如，她只说我小时候会讲“过五关斩六将”这样的光彩事儿，却从来不讲我那时连自己的属相都不知道，总是认真地告诉别人“去年我属狗，今年属啥俺妈俺小姐还没告诉我……”

方言撷趣

“一筋儿”与“一撮儿”

王东超

《儒林外史》第二回：“吃完了茶，和尚又下了一筋牛肉面（和尚吃牛肉面？）吃了，各自散讫。”“筋”同“箸”，即筷子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回：“贾珠之妻李氏捧杯，熙凤安筋，王夫人进羹。”“筋”为会意字，从竹从助，会以竹帮助吃饭之意，助也兼表声。今以“箸”为规范字，以“筋”为异体字，因为行船忌讳“住”，“筋”“箸”与“住”同音，所以改称“快”，后来加竹头为“筷”。

在黄县话中，筷子称“筷儿”，盛筷子的器物称“箸笼儿”，这是两个不同历史层次的词儿。老黄县民居中，锅台上方会钉一只箸笼儿，洗完筷子后可以直接放里面，过去的“箸笼儿”大多是陶制的，后来才改成塑料的。“箸笼儿”口窄而深，在黄县话里，用来形容水库塘坝水域面积小但底深而狭，会说这是“箸笼儿底儿”。

“箸”也可以作量词，“一箸”指用筷子夹一次的量，如一箸菜，《儒林外史》一文中的“一筋”是少量的意思。在黄县话中，“一箸”却有着独特的含义，专指切成一段一段的炸鱼或炖鱼，比如：你箝一箸儿鱼吃；把炸嘞鲛鱼留两箸儿黑日吃。这里的“箸儿”是约定俗成的一条鱼切成几段的段状，如果切成片状则不能用“箸儿”了。

在黄县话里，“一筋面”的含义多用“一捀儿面”来表述。“捀”“撮”俱读作zhōu，黄县话读作zōu，在方言里都是指把重物从一侧或一端托起或上掀，今以“捀”为规范字，以“撮”为异体字。

在黄县话里，“捀”的用法有很多，一是作掀翻讲，比如：他俩哈儿哈儿酒把桌儿捀喽。喝酒的时候，把杯中酒一口喝干，相当于酒杯倾翻，故亦可用“捀”，比如：来，把这盅儿酒捀喽。引申作揭开、掀起，比如：他再不起来给他把被窝儿捀喽。也作揭露讲，比如：把他嘞老底儿给捀出来喽。又引申为拉、拖等动作，比如：上地里捀地瓜蔓（ǎn）儿；黄瓜上儿梢（sào）喽，好捀蔓儿喽。

过去做面条，都是手擀面，切一段，用手把切好的面条拖拉起来得擞一下，防止粘连，这称为“一捀儿面”，下面条的时候也得“一捀儿一捀儿”下，不能一下子推到锅里。后来有了压面机，每压出相应长度的一段，都要用手揪断，放一边晾着，这也称为“一捀儿面”。再后来有了机制挂面，因为是用纸封的一箍一箍的，故黄县话称之为“封儿面”，一包全下了称为“下一箍儿面”，只下一部分称为“下一撮（zuō）儿面”。

早些年白面“高贵”，人的饭量又大，擀面条时尽量往里掺一些杂粮面，以节省白面的用量。最常掺的就是地瓜面儿，地瓜面儿没有筋，所以擀面切面时尽量不要弄得太长，用黄县话说就是“雀儿尾巴长短儿”，但就是这样，拖拉起来得擞时还很容易断掉，这称为“提不住捀儿”。黑面筋也不大，擀的黑面条煮得火大了，一捞就断，这也称为“提不住捀儿”。民间多用“提不住捀儿”来形容一个人的能力或人品不佳，提不住，比如：他这人抗打听，问谁都提不住捀儿。事情办得一塌糊涂，也可以这样说，比如：你看这事儿办嘞，简直提不住捀儿。黄县有句俗语，叫做“马尾儿（或作麻筋儿）勒豆腐，提不住捀儿”，亦是从此儿化用来的。

乡村记忆

母亲的绣花撑

刘宗俊

前段时间，因为老家西厢房年久漏雨，母亲找瓦匠看了看，说需要重新换笆换瓦。在帮母亲往外搬东西时，我从一堆久弃不用的老物件中翻出了两个绣花撑子，一大一小，虽落满灰尘，但支架完整。看到它，脑海中浮现出40多年前母亲盘腿而坐飞针走线的情景。

那时候，我们周围四里八乡的妇女在农忙之余都会绣花，这是一项贴补家用的主要项目。母亲绣花既快又漂亮，是大家公认的。

夏天炎热，家里待不住人，母亲就

端起绣花撑子同绣花的邻居姐妹一起，围拢在房檐下或门口大树下的阴凉处，坐在麻袋片或凉席上绣花。他们一边唠着嗑，交流着绣花心得，一边不停地在绣花撑子上飞针走线。除了中午回家吃午饭，她们大半个白天就泡在外面绣花。

秋冬天气凉了，外面待不住人了，绣花阵地就移到了家里，今天到你家，明天到她家。我们家的火炕是她们最青睐的地方之一。记得我经常一觉醒来，还看到母亲在绣花撑子上绣花，我把头缩在被子里挡住寒气，睡意蒙眬地问母亲

怎么还不睡，母亲身上披个棉袄或是腿上搭个小被子，明明嘴上打着哈欠，却连声说“不困不困，一会儿就睡”。一般不绣到下半夜一两点钟，母亲是不会睡的。

我和姐姐总是纳闷，母亲绣花咋总也绣不完？今天刚把这批绣花活儿送出去，回来时又拿回来一大包。母亲绣花经常被针扎手，尤其是晚上困得不行的时候，手时常被针扎出了血，她用嘴吮一下手指上的血继续干活。

在那个年代，勤劳的母亲用绣花的收入，撑起了我们一家人的日常花销。